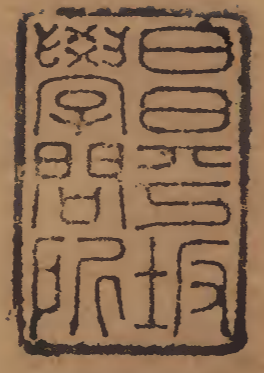


詩序廣義

廿一廿二



漢書門			
八	二	四	七
冊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八	二	四	七
冊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247
冊數	12	(10)
函號	273	235



詩序廣義卷二十一

淺草文庫

後學周 標同校字

四明姜炳璋輯

男 埭 叅校

孫 人寬 人器 校字
人烈 人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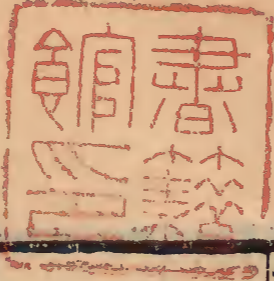
生民之什

生民尊祖也 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箋云從此至卷阿為成王之正大雅

詩序廣義

卷二十一



此周公制作禮樂尊后稷以配天欲成王知配天之故在於世力農事也農事勤而尊祖之道得矣篇末庶無罪悔以迄于今通篇結穴天爲萬世生民粒食而生后稷故未生之前天若降之既生之後天若護之少長時天使之知樹藝爲稷時天使之知嘉種蓋以一人立萬世之命故步步維持事事周到后稷體天之心而曲盡化工之妙民命以立其封帥肇祀以來雖未嘗有南郊之祀而世世子孫皆體稷之意莫不修農事以奉方社宗廟之祭以爲農事一毫未至便不足以承祖澤而順天心便是罪悔之大者今者有天下尊祖以配天而天心克享由此耳豈徒芳臭之直時哉或以此爲后稷配

天之歌樂不知樂歌在思文一章也吳氏謂受釐時所歌不知此特後王耳非受釐也

一章生民謂生周人也與民之初生意同不必言生天下之人

補正郊之祭尊無與匹故主日而配以月配日非配天也五帝郊祀必先帝有聖德者故舜舍瞽瞍而郊堯鯀之得郊有以死勤事之功而議禮者猶有憾焉禘氏配天瀆亂不經甚矣其說始於呂不韋月令以太牢祀於高禴然未嘗有郊禴之號也周官戴託百神之祀詳矣月令而外別無及高禴之祀者則或爲秦人創舉之祀或爲呂氏欲立所未立之祀皆未可知也至漢毛公生

民之烏詩傳始云姜嫄從帝而祀於高禘又云簡狄從帝而祈於郊禘然謂之郊者不過謂其兆在郊野未嘗有配天之說也至鄭志焦喬答王權始因詩稱禋祀而附會爲祀上帝因毛傳郊禘而附會郊爲南郊郊禘爲祭天於南郊以先禘配之其實周以前何嘗有禘祀生民之詩所云以弗無子者亦何嘗爲祈於先禘哉世本及譙周古本因云伏羲制嫁娶之禮既用之配天其尊貴先媒則燧人氏火食宜爲之先炊何乃爲老婦極卑之祭乎甫田及此詩攸介攸止俱當訓介爲助姜嫄從高辛之行蓋爲助祭曾孫親履田間亦爲助田畯勞農也

聖王表揚先德當傳其可信必不傳其可疑如云乃祖無人道而生雖在常人怒形於色史遷謂劉媪與異人遇感龍而生高祖武帝好神仙故不之禁也聖如周公肯以怪誕不經之說誣先祖哉褚先生曰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云無父而生乎自山海經謂后稷生於巨跡爾雅釋訓又訓敏爲拇列子史遷皆踵其訛鄭箋因改毛傳矣乃張氏謂人固有化生者嚴氏祭曰此可以語鴻荒之始不可以言稷大聖莫如帝舜文王孔子其生有異於人哉按周家大禘追祀后稷自出之帝若后稷生於神人初非高辛之裔則血氣已隔已非一本而武王周

公又從而五年一禘乎此顯然可據者也康成釋禘而追所自出謂周出蒼帝靈威仰混禘於郊皆巨人跡之說誤之也蓋高辛姜嫄因郊天而祈子故此曰克禋克祀履猶隨也帝高辛氏也武步也姜嫄爲祈子之故從高辛步武而行冀神之速歆而俾有子也助祭居於后位介助也止居也行禮既畢而歸未幾有震肅居側室乃生后稷焉此曰帝下章以上帝別之知帝爲高辛也下章曰上帝居歆與此敏歆無異也曰載生載育血氣之類父施母生人道之常非如陸終娶於鬼方剖其脇而獲之也詩辭本醇然則何以棄之諸說皆非情理惟傳最近情傳云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孔

疏異之於人猶有奇表異相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耳按後世有以俗忌棄者有以貌之怪惡棄者后稷之棄以其形狀怪惡耳如牛首人面蛇身之類毛公傳經夫有所受後人自生枝節耳

二章降生之異足以驚人故心疑之曰上帝之靈甚赫也豈心有不寧乎不康我禋祀乎何居然而生子之異也居然驚異之意已含奇表異相在內嚴氏祭云詩凡言天帝而假人事言之者皆形容之詞不必執其迹也監觀四方不必天實有眼聞于上帝不必天實有耳帝謂文王不必天實有言郭景純所謂宜領其元旨歸之冥會此類是也

吾同年顧氏鎮說此詩如達謂如羊之畏胞而生故驚而棄之後鳥啄兒出故稷呱而姜收養之也予未見其書朱竹君爲予言初甚駭及歸親見里人竟有此產剝去胞兒方能啼也特識於此以備一說

三章平林謂林之在平地者傳云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冰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

四章以成就口食言種五穀以自食蓋稍長之時也而粒食天下之智已胚胎於此藝之以下固是種殖有道然却無心而化工呈

五章后稷農官名提出后稷已爲后稷之官矣五穀之生天與以時地與以利后稷則盡人力以助穀之生而天地始有養民之實道則其方也草不除則禾不立故弗草爲第一義何氏以種之黃茂下不應重說方苞故別生異義不知種之黃茂是提綱下五句是種之自始至終也數實字便有道在凡浸灌耘耔防護諸法無一不具封郃重報功上非欲其主母家之祭也疏郃爲后稷之母家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絕滅或遷之他所也

六章述后稷旣封于郃教民播種嘉種以奉祭祀也張氏曰秬秠糜芑自有天地便有此種得雜於草木莫之

能識稷能得其性情別其土宜教民種殖若自今日天降者然肇祀最重蓋后稷未封之前亦有祭祀今封于邠則宗廟羣神皆於此始何氏云上古祭祀之禮明水大羹薦血禘豚而已至秬秠糜芑以供酒醴粢盛之用而牲殺則加燔炙則自后稷始故云肇祀按立國之初大禮有加故后稷禮以義起而極隆也

七章我祀言得天下之後我之祀后稷也指主祭之時王說或春四句承秬秠糜芑來是爲饎事蓋卽后稷所降者祀稷也下分吉蠲求神獻尸三項天子七廟稷爲太祖百世不遷太廟行禮獨舉一取蕭炳脂以見禮無不備於求神獨舉一載祭以見誠無不至於爲尸羞獨

舉一燔炙以見物無不有皆所以祀后稷也載祭行道之神祭行所以速神之來猶祭訪之意也箋嗣歲令新歲也疏繼嗣往年猶子之繼父故云嗣歲

八章言郊祀后稷以配天也卽與我字應卽盛于豆于豆于登指尊祖配天之祭香謂粢盛及備物之香氣所謂臭也上帝居歆之速豈直芳臭之薦信得其時乎蓋不勤農事則不敬天而獲罪悔於天天心弗享也自后稷以農事肇祀以來世世力農承祭不敢有罪悔以至今日是后稷贊天之功世世勿替卽后稷配天之祀世世無窮後王當知勉矣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音原生民如何克音因禮音克祀以弗無子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誕彌反面支厥月先生如達他未不圻勅宅不副孚通無苗

音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

之隘反於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

寘之寒冰鳥覆救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徒

實訐况于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反蒲北克岐克隤極魚

反說文作嘒以就口食莪反魚世之荏菹荏菹施施反蒲具禾

役說文有知以就口食莪反魚世之荏菹荏菹施施反蒲具禾

誕后稷之穡有相息亮之道弗音拂嗉嗉恩集註作奉厥豐草種之

黃茂實方崔靈思集實苞實種上聲實裒徐秀實發實秀實

堅實好實穎營井實栗卽有郃他來家室誕降嘉種維

秬音巨維秬孚鄧維糜音門維芑音起恒音恒之秬秬是穫

是畝恒之糜芑是任音王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

春傷容或揄音由或簸波我或蹂音柔說文作釋之雙雙文釋

云與字又作漑黍之浮浮爾雅說文苙也載謀載惟取蕭

祭脂取羝都禮以較音未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印五郎

盛音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

肇祀庶無罪悔以迄詩乙于今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舊本第三章八句

第四章十句今從集傳第三章十句第四章八句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

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補正此王以族燕之詩非祭畢之燕也按序云忠厚忠者出於實心厚者親愛無已全詩之旨躍如矣仁及草木以下續序之附益也

一章凡與例不一有以一句興全篇者縣是也有以四句興下二句者此章是也行道蘆葦水生古人井間有溝溝上有塗故道旁有葦也補傳云人之兄弟相聚而處如葦之同根其相依而生如葦之枝葉按牛羊踐履之則傷物之生意他人讒間之則傷兄弟之生意生意者相親相愛如物之天機盎然也爾訓近近之者親之也傳戚戚內相親也呂成公以為深體詩旨蓋下面以燕以射俱是外面相親須本之自內則一段至性從天

倫流出誠意惟恐不周恩誼惟恐不至略不參一毫勉強疏所謂親親起於心內也古義筵竹席也几踞几也存旨云兩或字是開燕初預擬何人當肆筵何人當授几尚是未然事

二章王與族人燕或稚者肆之筵矣老者又授之几矣而且設重席且有緝御有加無已也或獻或酢二句禮之詳也醢醢以薦三句物之備也或歌或嘏樂之和也三章序賓以賢不中者飲射之常也序賓以不侮即中者亦飲設為此格以協其歡詩所雖同姓亦曰賓故曾孫曰主

四章兄弟既無不洽而其中高年德行者湮沒其善則

情意未孚也故無算爵時行乞言之禮酌以大斗以祈黃耆者之盡言也維時黃髮台背者無不以其所得者言之於是曾孫向黃耆而稱曰此真有德而壽之最吉者矣宜其助我以大福也儀文節節加詳禮意節節加密行葦忠厚之至如此

朱氏朝瑛云諸侯臨祭祀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是曾孫諸侯之通稱然武成篇曰有道曾孫周王發射義曰曾孫侯氏則猶宗子之稱不獨施諸諸侯亦不獨施諸祭祀也

敦徒端反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乃禮反張楫作范戚戚兄弟待禮反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

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才浴反洗爵奠俎古雅盜他反

醢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婢支反臠渠畧反或歌或嘏五洛反

敦音雕弓既堅四鍬音侯既鈞舍音捨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

既音古句音侯既挾子協反四鍬音侯四鍬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

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台湯來反背以引

以翼壽考維祺音其以介景福

行葦四章章八句從集傳

按吳越春秋云公劉仁慈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又列女傳晉弓工妻謁於平公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痛之恩及草木仁著于天下王符潛夫論亦本其說後漢桓榮直以為文王葬

既醉大

音泰

平也

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枯骨公劉敦行葦何氏楷則據此而以為公劉之詩
正大雅何一非太平之作何獨於此詩言太平疏此篇
福事數備於五君子萬年壽也天被爾祿富也室家之
壺康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考
終命也李氏樛曰方且至於子孫綿綿延延似續而不
絕豈特五福哉按此可以知太平之說矣人君一身為
天下臣民斂福之原五福有一不備則太平之福必有
所虧即五者具備天下無事而或如晉武帝之此座可
惜唐太宗之女武已在宮中則禍亂已伏豈能久享太
平至永錫祚胤釐爾女立而後太平之業萬年勿替此

真所謂太平也朱子謂父兄所作良然蓋語及宮壺祚
循非父兄不及此或疑父兄亦助祭不得自矜威儀不
知朋友專就賓客言之也

一章介爾景福統冒全篇公尸嘉告以下皆景福也

二章介爾昭明人君自明其明德而神若助之如云天
牖其衷耳

三章有融昭明之極也不特融其疵類并融其思勉高
者超乎事物之上朗者徹乎事物之中高朗而令終所
謂不息則久斯真高朗矣有終適如其有始斯真令終
矣 下五章無疆之福使以有盡之德承之豈能相副
此章將昭明之德推勘到無以復加則下面福祿之來

方不是倖致雖云神助實由於已箴規之義也
四章其告維何一句提起以下皆公尸嘏辭仇氏兆鰲
云此與下章皆當重君子上蓋朋友之敬亦君子之敬
是為君臣一德孝子之孝亦君子之孝是為父子一心
五章此及上章但言朋友及嗣子之威儀而君子之威
儀不待言陸氏奎勳云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此士
禮也文王世子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此天子諸侯
之禮也按集傳專以舉奠言亦舉一例餘
傳類善也箋作族類之類言神永錫爾以眾善之類使
奕世皆有是善也叔向說此詩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
謂也下三章卽此意申之

六章壺宮中之巷蓋深宮嚴密之地自謂外廷無知者
縱逸敗度無所不至不知天命之凝承祖宗之繼述子
孫之孕毓皆在於是善則和氣致祥不善則沴氣致戾
國祚修短之機也此文王所以雍雍在宮無射亦保歟
補正觀晉魏以後亂亡之國子孫后嬪死亡奔迫汚辱
之慘始知室家之壺卽如天之福也秦漢已後亡國子
孫無不被其災者周人雖遇暴秦之阨不過其君稽首
獻地仍號南君以守先祀皆文武周公盛德所積而詩
人所謂永錫祚胤者早信其理之必然矣
七章八章申言永錫祚胤之意祚福祿胤子孫原離不
得故七章其稍維何而云天被爾祿景命有僕便見子

孫之賢而福祿附之也八章其僕維何而云釐爾女士
從以孫子便見福祿之來而賢子孫承之也此皆公尸
之嘉告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既醉以酒爾

殺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

有俶尺叔反公尸嘉告姑沃反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

攝攝以威儀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苦本反君子萬年永錫祚胤羊刃反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

釐力之反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既醉八章章四句

按傳箋皆謂成王之詩是也何氏楷以君子有孝子

句謂成王年十三踐祚安得云有孝子以為武王之

詩不知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康王早正儲位故顧命

云元子釐則成王時康王餽獻受壽久矣

鳧鷖守成也 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

之也

成王大雅皆守成之作序獨於是詩發之成者先王之

成法守者守之弗失而不妄有作為也吾於興義得之

鳧水鴨鷖鷗也陸璣所謂水鳥之謹愿者也故以為守

成之主之喻蓋一部周禮宏綱巨目燦然具備更無滲

漏待後王補正但當尊守力行之偶一紛更則禍不可

言今成王守之弗失猶鳧鷖之鳥常在於涇其在沙亦涇之沙在渚亦涇之渚在瀨亦涇之瀨在壘亦涇之壘雖遠近左右微有不同總不離乎其處以興王者成法雖先後疾徐微有區別總不易乎其方所謂守成也與處已含正意更不明白說出三百篇此例最多何以獨於釋祭言之蓋成王無事不恪遵成憲而其大者在祭祭典纖悉皆備而其餘事在釋祭畢之後明日之釋而既清既馨來燕來寧直是精誠無少懈幽明無不恪餘事且然則凡典禮所在何者不致其敬守乎此序者之意也

一章杜氏謂燕尸上古朴陋之禮者非也方氏觀成云

古人立尸自有深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雖精心亦憑尸象方能從形影中感召出來然畢則罷之則又人鬼不瀆而民無惑志惟婦人無尸

二章來宜言事之愜於心也不專指釋

三章處處於賓位也尸處祖考之位在尸亦自嚴肅今居賓位方洽其歡欣

四章來宗尊之也徐氏常言曰祭畢之燕尸不與以其象神不敢留也燕于次日所以尊尸卽所以尊神也

五章傳云壘山絕水也呂成公引後漢書馬援傳浩壘註浩水名壘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更分曉

無有後艱補正必無有後艱福祿乃有終燕樂之時而

預及此俾君臣上下長幼親疎莫不惕然自循省

鳧音驚於雞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殺既馨公

尸燕飲福祿來成 鳧音驚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

爾殺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 鳧音驚在渚之與公尸來

燕來處爾酒既清思汝爾殺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鳧音驚在淶在公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

燕飲福祿來崇 鳧音驚在壘音階公尸來止熏熏許云反說文作醺

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有後艱

鳧鷖五章章六句

公尸毛公謂燕宗廟之尸是也而續序者妄贅神祇

二字鄭箋遂分四方天地社稷山川七祀等尸而陸

佃郝敬又各畢其說皆續序誤之也若何氏以涇水

近鎬謂武王詩又謂武王為諸侯時祭祖考之詩以

尸有公尸之稱也

假樂嘉成王也

補正左氏嘗受經於孔子中庸乃出孔子之孫皆以為

嘉樂益見聖人所刪之詩其序有嘉成王之語故以為

嘉也然則詩之有序在左氏子思之前此可證也

既醉篇序言太平所以致太平者由於德之昭明而昭

明之實際詩未明言也鳧鷖序言守成其守成之獲福

詩言之而其所以守成亦未嘗明言之也此篇補正云

首言受祿于天而先之以顯顯令德次言于祿百福而

繼之以率由舊章三章言受福無疆而先之以率由羣
匹末章言燕及朋友而先之以之綱之總言民之攸暨
而先之以不懈于位蓋人君所以受祿于天者在宜民
宜人所以宜民宜人者在修德於身所以修德於身而
宜民宜人者又在法祖任賢而修德法祖任賢皆不可
以始勤而終怠也然後紀綱常明而臣民胥協焉按此
則成王之守成而致太平其實功實事皆於此篇發之
故篇首云嘉樂君子言其可嘉可樂也序云嘉成王見
成王之賢備見於是也而東萊謂既嘉之又規之亦無
不寓其中矣

一章宜民宜人正德之顯處

二章穆穆皇皇承子孫千億來穆穆深遠也皇皇美大
也天子穆穆宜爲王也諸侯皇皇宜爲君也子孫賢乃
見福之大而所以致是福者則在率由舊章也舊章文
謨武烈著於典冊者周公告成王曰篤敘乃正父又曰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又曰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
武王之大烈又戒之曰此厥不德人乃訓之乃變亂先
王之正刑可知成王奉周公之教孳孳矻矻惟率由二
字數百年後韓宣子猶曰周禮盡在魯魯災季桓子命
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子孫之世守有窮期歟

三章無怨無惡率由羣匹集傳又能無私怨惡以任衆
賢蓋英主嗣位往往自作聰明兼用新進其於先王所

遺羣彥或以不順已而怨或以犯顏而惡舍置舊人卽是變亂舊章之根惟推心任用立政所謂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是也匹者配也明良一德與已相配自無怨惡之隙四方之綱言羣臣釐其事而人君總其成綱舉而目自張也

四章之綱之紀燕及朋友蓋政平刑清禮明樂備總在君身統之爲綱析之爲紀而羣臣亦賴以安安非怠逸之謂綱紀明則國有成法事有定規百辟卿士但安意率由之集說羣臣不以爲責難而以爲媚上下交而爲泰之時也惟聖王能受直言故五諫莫善於諷犯顏極諫固是臣節而媚之一字大臣苦心切莫錯認民之攸

暨全在不懈于位一語包無逸一篇大旨

假

中庸左氏傳並作嘉樂

君子顯顯

中庸作憲

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

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干祿百福

子孫億穆穆皇皇

宜君宜王

釋文作且君且王

不愆

起連反

不忘率由舊章

威儀抑

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

鳥路反

率由羣匹

受福無疆四方之

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

釋文不作

匪解

于位民之攸暨

許器反

假樂四章章六句

按朱子以爲答鳧鷖之詩何氏以爲祭武王之詩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 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是詩苦於層次難明尚未至幽而云既庶既繁下文又云于時處處陟嶽又陟南岡又云既景乃岡于胥斯原又云瞻彼溥原依京又云于幽斯館廬旅又云止旅殊難體會然其病在第二章安頓未妥也今依本文脈絡釋之眉目自見

一章公劉之祖不甯失官而奔於戎狄之間公劉重農積穀國勢富強而遷幽也匪居匪康不以舊地爲可居而安也則知毛鄭言公劉爲夏人迫逐棄疆場積倉而去其說非也乃場乃疆教耕植也乃積乃倉裕蓋藏也平日爲居者謀也裘餼糧于橐囊今日爲行者備也蓋新都止基未定漸次啓發原非通國俱行爰方啟行言

於是方可以啟行也思輯用光是所以遷之故爲一篇之冒

二章上文言可以啟行而所以必遷之故尚未說出故此章補敘之以其在舊居之原故曰斯原既庶既繁民居稠密無可居止於是順民之情宣布遷國之令而上下相同無有永歎者永歎如盤庚遷殷民不適有居是也然其初不敢遽宣其令也登高望遠復降在原以玉瑤鞞琫之飾親升降勞勩之事知此原上下四旁總無可恢擴以容此大衆夫而後宣布遷國之令焉是以無永歎也玉瑤鞞琫見其不安於戎狄之俗亦以見舊居之地從容觀望故雖陟降之勞而有容佩之飾于胥斯

詩序廣義 卷二十一
原四句是啟行以前事見其君民和同陟則在嚙五句
又見其再三慎重所以和同之故繇之篇於來朝走馬
下補出謀始契龜義亦同

三章言建都於幽也曰逝彼瞻彼則在斯原之外非斯
原明矣蓋別一溥原卽幽也添一溥字則有什伯倍於
斯原者矣平曠之地百泉遶之山川精氣所聚往而觀
之乃陟南岡之高乃觀于京之大京大也師衆也後世
因以名天子之都李巡曰邱之高者曰京南岡是溥
原之山京是溥原之大邱登高以望形勢觀京以定建
都俱承瞻溥原來非至陟南岡而後觀於京也於是自
舊居啟行卽此京師之野建國焉玩野字則幽地一望

沃上傳公劉遷邠十八國從遷毛公必有所本則人更
多於本國草創伊始於是暫爲居止之所以處其本國
之人設爲廬舍以處從遷之旅上處字是廬舍下處字
指其人與旅對互文也疏引周禮十里有廬廬有飲食
以待賓客彼爲安居時事此爲遷國時事各不同也直
言曰言論難曰語凡宗廟宮室民居前已營度分明茲
又集思廣議斟酌盡善而百堵興矣

四章言旣安居而燕羣臣也依安居也則宗廟成宮室
立於是登筵依几執豕用匏雖草昧初開而踳踳濟濟
之盛想見從臣羽儀具有開國氣象燕異姓則爲之君
燕同姓則爲之宗徐氏光啟曰凡創業之君與守成異

承平既久階陛森嚴君臣之分不患不明故燕飲之際
主於導和創業之君其臣披荆斬棘奚啻家人父子上
下之情不患不通特患分義不明粗率簡易如漢初飲
酒爭功醉或拔劍擊柱故燕飲主於辨分此詩獨言君
之宗之也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自不必言何氏
以筵几指宗廟之祭非也

五章此宮室既成而授田均賦也箋旣廣其地之東西
又長其南北按欲疆井畝先正方向故測影以定之又
登高以望之何氏楷云視其陰陽向背寒煖使種殖各
適其土之宜如黍宜高燥稌宜下濕之類觀其水泉灌
漑之利如水東畝南水西畝東之類也度其隰原畫井

田也本承相陰陽觀流泉來而先言軍制後言稅法蓋
田賦出車什一而稅皆于分畝時定之也傳云山西曰
夕陽此則國中所不能容者又度山西之地居之而幽
人之居於是益大也

傳云三單相襲也王肅云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
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疏謂此言在道時慮
有寇鈔故三重爲軍以備禦之旣至邠復何禦哉按王
肅義不可通平時軍制役及婦女豈公劉之師則箋以
公劉遷幽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范家相
曰非無羨卒蓋用正而不用羨卒也故曰單又朱氏朝
瑛云三單爲散軍還農也古軍法五人爲伍二伍爲什

散其什伍布於井里則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三三而九
餘一爲單合而再計復得九人則再授一井之田故曰
三單散之則爲三單合之仍爲什伍也亦備一解
六章蓋以處新毗也新毗者既遷作室之後又有來歸
之衆也營宮室作廩館定井賦上文已詳之不必又重
敘一番矣補傳廬旅前日流寓之客戶今已爲舊民矣
止旅則今日始至之客戶也新至者先授之館周禮五
十里有市市有館館有積也既授館矣乃涉滑而渡取
石以爲礪取鐵以爲鍛備器用也既定其居止又疆里
其田野其來者益衆乃使夾皇澗遡過澗而居所止之
旅日益稠密乃卽芮水之外居焉作宮不言測景而井

畝時始云既景迺岡舊毗亦須厲鍛而新毗始曰取厲
取鍛蓋各舉一事互文耳芮卽職方涇泗之泗水名也
箋水之內曰隩外曰鞠外卽南內卽北也胡氏禹貢錐
指云公劉所居故豳城正在涇泗相會之處及其後人
衆不能容又營其外曲居之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音音迺疆迺積迺倉迺裏音音餼音音糧

于囊音他洛于囊音乃郎思輯音集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

爰方啓行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無

永歎音他安陟則在巘音魚輦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

遙音必頂鞞音必孔容乃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

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

言于時語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七羊反 濟濟子禮反 俾

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七到反 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交步

反食嗣音之飲於鳩反 之君之宗之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

乃岡相息亮反 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音丹 庶其隰原徹

田為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為

亂取厲取鍛丁亂反 止基廼理爰俶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

反古禾澗止旅廼密芮鞠居六反漢書作隄之卽

公劉六章章十句

黃氏通解盤庚之遷耿也以瀉瀉墊隘之地而有蕩
析離居之憂固宜一舉而從之觀其巨室胥動浮言
小民不適有居而公劉襄糧之行不俟再訊十八國

從遷雖其憂國愛民之心兩君若一而民情順逆天
地懸殊則亦其平日之所感有異耳後之遷國者要
當以公劉為法可矣然怨誹逆命之民以口舌代斧
鉞以至誠為忠信不怒而不譴焉後之厲民自養者
其毋以盤庚為口實哉 許氏謙以此篇為幽雅辨

見幽風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 言皇天親有德嚮有道也

左氏以行葦洞酌為昭忠信忠信者誠也行潦挹注言
薄物可享蓋奉祭此誠作民父母亦此誠豈以強教弟
以悅安如無一段精誠則豈弟亦名耳安得為民父母
故忠信二字此篇之綱

按此三章俱賦觀饒饒濯壘濯漑明指祭祀成王賢主其奉祭自盡其誠而於民恐未必如事神之誠敬故康公以成民致神精誠相感處告之所謂使民如承大祭民心從而天心格也

洞音迥酌彼行潦音老挹音揖彼注茲可以饒音甫反音反饒音尺志音志豈弟

君子民之父母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壘音雷豈

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音古愛

豈弟君子民之攸暨

洞酌三章章五句

蘇氏轍云流潦水之薄也然苟挹而注之則可以饒饒言物無不可用者是以君子之於人未嘗有所棄

猶父母之無棄子也季氏本云欲人君取長不錄人過也如此則中養不中才養不才可以為民父母矣何元子因謂此既遷殷頑於洛邑而以行潦喻頑民也但細按之終屬附會不如續序之妥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 言求賢用吉士也

朱子以此及上篇皆召康公作此君子指王按諷詠首章集傳自不可易但既以君子指成王三俾字當何着落蓋俾者使也如君子自使彌性安得云俾爾然則孰使之下文馮翼孝德之人使之也詩言爾既伴與優游矣土宇厚矣受命長而弗祿康矣豈弟君子必有人焉使爾終其德性日以充滿則似先公會矣且主百神而

終純嘏矣三章俱連用矣字作游移欣羨之詞爲下章
四有字蓄勢性者天命之性彌者完滿無欠缺之謂於
是緊承上文言俾爾彌爾性者伊何人也有馮有翼有
孝有德頓出一班賢人來連用四有字兩以字勢極鄭
重而康公屬望之意如見引卽牖其性中之良知翼卽
輔其性中之良能以使爾彌也俾爾彌爾性則容貌之
尊嚴德行之純潔聞譽之美威儀之隆皆爾性中自然
流露故足以爲四方之綱而四方無不遂其性也

鳳凰于飛兩章以鳳凰興賢士吉士吉人指在位者賢
才列於王朝如鳳凰之爰止也賢才布於四方如鳳凰
之傳天也媚于天子非容悅也以責難陳善者媚之媚
于庶人非邀結也以遂生復性者媚之

鳳凰鳴矣兩章劉氏曰高岡之鳴鳳高世之賢才也朝
陽之梧桐治朝之賢君也梧桐之萃萃萋萋人君待賢
之盛禮也鳳凰之雛雛喈喈羣賢和集之德音也

逐甲書梧桐可知日月正閏每邊十八葉從下數至上
爲十二月有閏十三葉小而餘者視之則知閏何月也
上四章言賢才足以輔君治民而此二章則責備到成

王身上

有卷

音權

者阿飄

釋文作票

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

音

伴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

先公曾

仁由反

矣

爾士字版

符板反

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

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芳弗祿爾
 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符冰
 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顯顯印印
 如圭如璋令聞音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鳳凰于飛
翾翾反其羽亦集爰止音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
 天子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傅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
 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
 彼朝陽萋萋布孔反萋萋七西反離離音離離離音離君子之車既庶
 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篇中以鳳凰為興箋云因時鳳凰至故以喻焉按古

今樂錄載成王神鳳操云鳳凰翔于紫庭予何德兮
 感靈賴先人恩澤臻于胥樂民以寧或疑後人擬作
 則疏引君奭云苟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成王作
 歌其說不為無據也若竹書紀年成王十八年鳳凰
 見又云王遊卷阿則依托是詩為之不足信也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箋云從此至桑柔為厲王之變大雅
 穆公兩朝元老顧命大臣知無不言即奔莚之時猶自
 言曰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豈有所疑畏而托詞
 以諫哉此詩是刺一少壯用事之人觀戎雖小子一語
 自見故朱子謂同列相戒也蓋與穆公同秉國政而信

任於暴主者正言戒之使王知其人而去之故曰刺王也墨子荀子皆云厲王染於號公長父榮夷公終所謂詭隨卽此兩人歟

從來相臣誤國必有爲相臣任用之人以爲瓜牙此輩豈無是非良心而貪取富貴明知不義而詭隨之則天良喪矣故曰無良畧假事權便播惡於衆凡如下章所列利口傷人陰險害人貪殘掠人穢行蠱人有一於此卽寇也詭隨之肆虐實兼之故五章皆曰式遏寇虐而不變其文

一章集說民勞則國危賈生謂安民可以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也亦字視甚字倍苦沆庶幾也沆可言惟此時尚可過此則不及矣小康願小蘇息卽已幸矣慳不畏明公行橫暴天之明威民之指視皆無所畏人以爲極慘彼以爲適意乃剛惡也

萬時華云通章無縱詭隨最重大抵居高位者多喜軟熟惡剛方小人未命先唯未令先諾陽順其意陰匿其奸故不曰隨而曰詭隨隨者不詭不過臧獲下賤承奉之態詭者不隨雖敦懿操莽亦無進身之路合此二字曲盡小人情態無縱者明以辨之斷以絕之也
二章慳愒謂多言生事無有正論也民憂憂其害及已也奸相得君必有微勞見信故入主不覺其奸及其事敗則微勞不足言矣故勉之以無棄也

三章罔極變幻不可測也。慝即寇虐之匿於中者。此又假公濟私。因事播惡之小人陰惡也。敬慎威儀。言小人善窺意旨。不可少假辭色。葉氏向高云。五章皆言謹字。蓋去小人關係甚重。不可不謹。如陳蕃王允非不忠也。然蕃事未成。而謀洩。允功方成。而志驕。國家之禍亦隨之。此皆不謹之故也。

四章醜惡厲害也。左氏傳所謂惡直醜正。蓋以醜惡之言誣君子而害之也。正敗正人敗也。此又寇人名行者。五章繿繿互為黨羽。牢固不可解也。正反者於正道而反之也。正敗猶有正也。正反則無正矣。是非顛倒。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王汝寶貴汝也。王欲玉汝。是用大

諫結出正旨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逯。無縱詭隨。以謹惛。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繿。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詩序廣義

卷二十一

三

詩序廣義

卷二十一

三

左傳並作簡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凡伯刺厲王也

此詩卽上篇所論列之人蓋少壯柄用者也觀上篇我雖小子此篇小子蹻蹻可見朱子所謂與上篇相類也但上篇是論其聽信羣小縱惡害民此則直指其身語更切摯 通篇惡小人無遠謀而不肯用人之謀故一章曰猷之未遠是用大諫二章曰憲憲曰泄泄無謀之謂也三章我卽爾謀又曰我言維服告之以遠謀也或譎譎而戲或囂囂而傲或蹻蹻而驕聲音顏色拒人千里此所以敗壞而不可救也末以敬之一字藥之能敬

則肅威儀親君子人皆樂告以遠猷而天意可回 凡伯周同姓諸侯國於畿內

一章不實于亶亶誠也信也謂不實爲誠信而僞爲誠信所謂色取仁而行違也聖謨者遠猷之準也誠信者遠猷之基也目無聖人又無實意凡所謀猷利在一己害在下民利在一時害在天下後世安得不痛切規之上篇以大諫終此以大諫始

二章辭之和順不立異同辭之悅懌不尚意氣自能合於人心蓋深戒其辭氣之矜肆而遠猷無從告也辭卽出話也

三章嵩嵩自是而不受人言也正輯懌之反

四章當時必有以君子年耄相戲謔者如云爾何知中
壽爾墓之木拱之類以憂為謔則安危利菑而不可救
矣皆憲憲泄泄致之也此亦輯擇之反

五章夸大其言依附曲說而盛氣凌人善人惟猶口如
祭祀之尸而已夫至善人載尸其禍不可言

六章詩記在屋曰窗在墻曰牖曰天牖凡人之生都是
血肉如屋舍墻壁圍繞冥暗不知去向鑿開一牖亮光
透入信步可行人身良知便是天所鑿之牖

按言殿屎喪亂之民必歸於邪僻而民非不可牖也因
天之良知以牖其知因天之良能以牖其能無異於天
自牖之也如熏蕩感則必應如璋圭分而自合理之自

然如取於其懷也力所能為如攜其手也而非有以益
之也牖民之易如此今民起謗言固多僻矣王不牖之
而立法以禁之乎蓋指衛巫監謗也上辟字同僻下辟
字傳音壁法也

七章此用人之遠猷也按厲王非如幽之欲廢太子何
故為宗子危之諸家說俱未安清溪李氏曰藩垣屏翰
皆為城設而君則城也懷之以德則四者皆安矣若藩
垣屏翰之俱傾城能無壞乎當斯時也孑然獨立豈不
可畏哉按此則宗子即指王也以天下言則曰天子以
同姓言則曰宗子王而言宗子者史記王以榮夷公為
卿士用事武王時有榮公十亂之一成王時有榮伯作

窮慎息之命夷公其後也馬融曰周同姓畿內諸侯為
 卿大夫者也芮良夫謂榮夷好專利而不知大難正所
 謂猷之未遠者然則是詩所刺其始榮夷歟
 八章此告以遠猷之本也敬天之學豈堪為此人言意
 在諷王也蓋平居媿媿無所不至又不聽老成不畏喪
 亂不恤民瘼轉以憂為讒不知出王游衍天實監之平
 日欺君病民而曰明日旦之威必不可以囂囂讒讒者
 蒙之所謂天道炯於白日益動以天譴之嚴也而刺王
 之意深矣回天心消人禍亦曰敬而已

上帝板板音版下民卒瘁音瘁出話不然為猷
又作德沈本作瘁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尊音尊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天

之方難無然憲憲音憲天之方蹶音蹶無然泄泄音泄我雖異

事及爾同僚音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為

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音芻蕘天之方虐無然讒讒音讒

老夫灌灌音灌小子躑躅音躑躅匪我言耄爾用憂讒

多將熇熇音熇熇不可救藥天之方憐音憐無為夸

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音殿天之方牖

民如堞如箴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日益牖民孔易音易

民之多辟音辟無自立辟音辟介人維藩大師維垣

大邦維屏大宗維翰音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

詩序廣義

卷二十一

五

無獨斯畏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用朱反無敢馳
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音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板八章章八句

胡氏云厲王無道召穆凡伯誼屬親賢不直言極諫
而姑責僚友者豈以監謗之故不欲嬰其鋒而陷於
罪以彰其過耶忠愛之懷於茲益見

詩序廣義卷二十一終

詩序廣義卷二十二

後學周 樗同校字

四明姜炳璋輯

男埴 埴校

孫人寬 人器
人烈 人僑 校字

蕩之什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
文章故作是詩也

周自成康而後昭王南征不復穆王車轍欲遍天下共

王滅密懿王伐犬戎夷王變觀禮雖不無失德然未至大壞至厲王橫暴棄義類任小人廢典刑沈湎於酒魚然于國周室於以大壞矣大命以傾必然之勢穆公之所以傷也序傷字乃從七吝字體會出實指厲王時事而移置紂身上只以末二句動其鑒殷之思是喚醒處蕩蕩以下續序之說也

一章言天豈欲人爲惡乎其初皆善而其終鮮善是人自暴自棄非天使之此民字已暗指王身鮮克有終已包下文七章

二章人臣之惡莫大於貪酷強禦酷也招克貪也詩人故作怪問之詞上一二會是何乃有是人乃天降之滔德

以禍人國者也下二會是何乃用此人乃女力興之以自禍者也讀詩記云力言任之堅也

三章義類善人之儔類也言爾前日兼用之善類強禦之人多對之乃採流言不根之事使受誣而去小人乃得專爲寇攘以用於內專行攻劫曰寇取非其有曰攘式用也內王朝也對四方而言真氏德秀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王氏應麟曰盜言孔甘寇攘式內皆孟子所謂民賊也有民賊則賊民興作祝怨謗也惡播於下怨歸於上靡屈靡究恐非監謗之所能弭也

四章人君有殘民之意而後酷吏中之人君有嗜利之

意而後貪人中之怙然是虐歛怨是貪卽是強禦措克
所由來

五章紂嘗云我生不有命在天然沈湎于酒豈亦天酒
汝乎沈湎則義類遠而不義親從者從其言式者用其
人也旣愆爾止包無數淫縱在內想見君臣日在醉鄉
惛然悍然不知大命之將傾何氏云俾晝作夜視靡明
靡晦更深言其沈醉不省雖白日昏然如夜

六章義類旣空人皆怙德民之作祝也如蝸如蟾而且
騷動也如沸如羹事無大小總不離乎亡國之轍及此
速改猶或可挽回於未壞也人指君臣由從也君則怙
然歛怨臣則強禦措克尚從此而行之不改故遠近無

不積怒而虐罔及乎鬼方矣史稱厲王暴虐熊渠畏其
伐楚是也

七章舊臣卽老成人也縱無舊人尚有舊法不聽不用
舊法也

八章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言外見宜鑒于殷結出作
詩之旨

韓詩外傳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
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蹈襲其所以安存者則無
以異于歛行而求遂于前人鄙語云不知爲吏視已成
事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音壁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音僻天生烝民

其命匪諶忱音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文王曰咨咨女音汝殷

商曾他刀是疆禦曾反蒲侯是陪反蒲侯 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

多反直類懟反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側慮反釋文侯祝周

靡反屈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白交然反火交于

中國歛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布內無側爾德不明

以無陪反蒲回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面善爾

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蟴唐音如沸如羹小大近喪

人尚乎由行內反皮器于中國單及鬼方 文王曰咨咨

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

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

之揭反紀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反蒲末 殷鑒不遠在夏后

之世

蕩八章章八句

金氏履祥曰周自夷王王政不綱厲王初立諸侯畏

之荆楚自去王號三十年間天下無他故其後好利

用榮夷公又以鑿謗而殺言者雖芮良夫召穆公交

有陳諫又皆有大雅之刺以感王心而皆不聽卒以

流亡身死于舜本實先撥斯可見矣嗜好用舍之間

可不慎諸

嚴氏案云臣之作詩皆發于憂國之忠雖弊壞已極

猶庶幾其改圖詩托言文王歎商特借暴為喻耳或謂傷者嗟傷而已非諫刺之比如此殆後世詞人弔古之作非當時臣子惓惓之義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幽厲皆亡國之君而病症各有不同幽則小人婦寺交亂其時亦多傾險陰柔之人厲則燕喪威儀飾非弭謗任用皆強禦措克故刺幽多沈痛刻酷之音而刺厲者但規其威儀言語任賢納諫義各有當也此詩與民勞板蕩無一不合其云顛覆厥德罔敷求先王即尚有典刑曾是莫聽也其言不愆于儀輯柔柔嘉即戒其愆爾止也其言許謨定命遠猶辰告無易由言即出話不然

為猶不遠是用大諫也其言皇天弗尚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即小大近喪也厲王之國將喪未喪故彼云近喪此云曰喪也其云相在爾室即及爾出王及爾游行也其言誨爾諄諄聽我藐藐亦聿既耄即匪我言耄爾用憂謔也其言昊天孔昭我生靡樂即敬天之怒無敢戲豫也民勞曰敬慎威儀板曰威儀卒迷而此亦屢言威儀蕩曰靡明靡晦而此欲其夙興夜寐至厲王沈湎一事史傳所不詳獨蕩之詩曰天不湏爾以酒式號式呼而此亦云湛樂于酒細玩四篇無一語不符蓋因其受病之處各抒所見或借刺或隱刺俱切中其弊故不謀而合以詩証詩孰謂此詩之非刺厲王哉

刺厲而云自儆者何也武公英年卽位恐忠言不見聽故托爲父兄師傅訓已之詞以告于王曰女曰爾曰小子皆指武公亦聿旣耄誨爾諄諄皆父兄師傅自謂侯包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

東萊呂氏曰史記載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卽位國語亦稱武公年九十五作懿戒自儆韋昭謂懿卽抑也說者遂以爲此詩追刺厲王今考其文如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曰匪予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夫豈追刺之語乎史記國語殆未可據以詩爲正可也

說此詩者往往以史証經不知史者後世之記載傳聞異詞而經則聖人手定故以經之文可証史之誤而不得因史疑經武公卒于平王十三年或以爲卽作懿戒之年已九十五歲矣上距共和十四年宣王四十六年以至厲王之世則武公方十歲兒安得作詩刺王以詩証之則謂卒之年卽作懿戒之年者非也若云立于宣王十五年則武公卽位年已四十共伯爲武公兄更長于武公作柏舟詩之共姜應老父母何爲欲嫁之則云卽位于宣十五年者亦非也柏舟云鬢彼兩髦髦者子事父母之節旣小歛則脫之如僖侯旣葬而共伯爲武公迫令自殺其脫髦久矣安得云兩髦且睿聖之武公

必無弑兄篡位之事宣王能討魯伯御豈不能討和而聽其無忌憚哉史遷誕妄至此則其所謂僖公之卒武公之立其年皆不足據而國語謂九十五歲作懿戒者何也古人誦此詩往往謂之作如左氏召公作常棣之類蓋公至九十五歲令人日誦此詩以自儆且訓其子孫也然則其伯之卒在僖侯卒之前而武公以英年嗣立在厲王之世其卒在平王十三年已百歲以外矣以詩証史史之誤可知也

一章補正此詩屢以威儀為言蓋勳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而威儀是力者入德之門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其在後生小子執德不固者尤為存

養持守之切務

徐氏曰此詩以聽言修德先須磨去一段矜許自賢之心使此中退然自下若拙若訥而後可此全篇綱領

按厲王剛暴其病在矜已自用故正言不入而讒諂易行人之精神揚則浮抑則沈抑之又抑謙謹之至正厲王對症之藥

二章道德謙猷皆歸之敬慎威儀容貌為德之符敬慎則恂慄存而道德之光著

三章其在于今四字轉振興起也如女與是力之興言迷于威儀而亂于政方起未艾也四句雖言自己實暗指厲王

四章皇天弗尚弗好尚女之所爲也承迷亂于政來風興夜寐洒掃廷內則弗安湛樂矣維民之章言此廷內道德于斯立謨謀于斯成可以爲民表修爾車馬以下所以禦變皆克念厥紹處

五章質成也定也人民臣民也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如此似無不虞之事而必用戒者蓋一儀之愆實爲厲階一話之失足以召釁儀必柔嘉言必無玷而後無意外之虞也

六章無易由言承上章斯言之玷來

七章屋漏而日不顯曰莫覲便是愧而之滋無曰不顯莫于云覲時時省察乃能不愧于心

八章以戒懼功深自然之符告之言修德而有威儀人自悅服如投桃報李之不爽不然猶童羊而責以角也厲王弭謗欲以刑威致民之服故言及之

九章以下恐其言之不聽而反覆警之也此章言柔木可以爲弓與恭人可以成德溫溫歛盡容氣歸于和平恭者敬之形于外者也敬而和所謂抑抑也絕不以明哲自見不知正第一明哲人告之善言無不樂受若強戾不恭聰明自用正天下之大愚人也

十章未知臧否猶未便是愚至手攜事示面命耳提而猶曰未知此纔是愚人亦既抱子不終爲愚人乎此非質之本愚也乃自以爲知滿假之心悞之耳苟無盈心

則溫溫恭人虛以集益知其理而成其德天下豈有夙知而晚成者乎

十一章昊天孔昭我生靡樂是托為父兄師保自述其憂勤之意三我字乃立訓者自謂也誨爾四句即上章未知之故 補正云亦既抱子承耳提面命而言若曰汝借曰未知亦既抱子而非甚幼矣亦聿既耄承誨爾諄諄聽我藐藐來若曰借曰我有未知亦聿既耄而更事多矣按此既耄二字方有着落否則忽為小子忽為老人語無倫次

十二章舊止即先王之明刑也取譬不遠言近取先王之明法與吾身所行譬之亦猶是也結出敷求先王之

意以收全局曰喪厥國者危言以自儆且為王痛切言之預知其有流彘之禍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况于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都南反于酒女雖湛樂音洛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九勇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音倫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他歷還反蠻方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
 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
 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可度待洛反思矧可射音亦
 思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
 鮮息淺反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荏而甚反染而漸反柔木言緡之絲溫溫蒸人維德之基其
 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
 心於音乎呼音小子未知臧否音鄙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
 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盬誰夙知
 而莫音暮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蒙蒙我心慘慘七感

反集傳云當作燥七到反誨爾諄諄之純聽我藐藐美角反匪用為教覆
 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
 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
 回適其德俾民大棘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補正小序謂刺厲王朱子發五義以辨其不然但耄
 期之人使人誦于側以自警則當戒以倦勤勉以克
 終篇中無一語及此反覆玩索似武公家訓所以示
 其子孫也按此亦泥國語九十五歲作懿戒之言其
 實此詩作于武公初即位之日托為父兄師保之言
 以訓已者因而諷王也故列于大雅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朱子以詩有滅我立主之文疑作于共和之時信然也厲王天姿英爽足以有為惟以用人不審長父導之以好兵榮夷導之以好利至衛巫監謗人不能堪在位三十七年國人流王于彘太子靖匿召穆公家國人圍之召穆公乃以已子代太子得免流彘之後宣王未立人情洶洶思亂篇中言俾民卒狂民之貪亂民之罔極民之未戾皆指此也所賴周公召公忠義久孚人心素服虛天位以待王而共和之政行焉然一意調停朝政苦于不可太加整頓賢奸苦于不可太加旌別稍涉意氣國家之事大壞良夫之所刺者即從前亂政之人未膺

顯戮而留于今日者也乘人心搖動之會倡為浮言與二公為難為竊柄行私之地所謂中垢也良夫以為君子小人消長之幾即國家治亂興亡之本將前此民變歸罪此人所致而直揭其陰陽兩端之隱黨惡妬賢之罪作歌傳播于外曉然共知于是奸人畏誅人心大定十四年二公得展其共和之力而無有間之者有賴是詩之作歟其和者猶云協恭和衷也而竹書創為立其伯和之說則偽書之誣也

此篇以七章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分界上六章是流彘以前事詳言征役病民歸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言與兵構禍之由于此人也以下七章是流彘以後事歸重

周召二公稱之曰惠君曰聖人從二公者曰良人以見
中興惟恃二公而二公羽翼惟在此輩良人安得陰爲
背言國家當亂亡之後正人以身措拄必有奸人媒孽
其間如平王未立而諸侯袒附攜王宋高宗未立而王
時雍等拜舞異姓所謂自有肺腸詩人所刺小人此類
是也曰不順曰惡人曰中垢曰貪人曰涼曰善背善言
直斥不留餘地觀涼曰不可知此人已爲二公所擯觀
覆背善言知其不用已而詬言之觀覆狂以喜知其
陰附亂民觀忍心顧復知袒庇不順詩人忠厚之至朋
友之惡何遽作歌徧告故始則正言誨之無所畏忌而
盡言之乃誦言如醉反以怒加是甘心荼毒斯民不可

語言移也作歌盡發其奸豈得已哉末三章一見往日
之當誅一見今日之必斥十六章次序分明前後一貫
可謂惡惡盡情

一章厲王不能庇其民而民病良之率狂皆從病而致
瘼字正亂之見端不殄心憂何氏云猶言憂從中來不
可斷絕也倉兄填兮填滿也積也補正古詩憂來填心
古賦悲來填膺皆滿實之意較訓久字爲優

二章四牡旃旒傳箋俱指軍旅言之或謂厲王無征伐
事然觀下章孔棘我圉則此時必有邊圉之急如西戎
荆楚者靡國不泯言調遣煩財力盡而國無以自立也
民靡有黎壯者皆從兵役也具禍以燼僅存者死亡之

言月屋事 卷二十一 三
餘燼耳國步斯頻補正步頻則蹙亂而易以顛蹶故以爲喻

三章國步所資者民民病則無所資而天不我將矣天不我助而民困益甚居無所定徂無所往言無所托命也 柄政之君子民命維繫當持心無競用養和平之福梗病也草木刺人曰梗言與兵構怨以階之厲至今猶爲民病也

四章念我土宇今漸侵削也自西徂東自鎬京以至東國皆亂也孔棘我圉邊圉告急也

五章爲謀二句愆慎也謀之愆則亂雖大而自能削平我告爾以可憂之事誨爾以當序之爵正謀之愆也兩

爾字指所刺之人時勢之急直如溺如焚當如何警省以起下章之不然

六章民猶人也指賢人此章蘇傳最妥集傳從之言賢人皆以稼穡資生而免禍不求仕進雖欲序爵而無從也

七章滅我立王指流彘事箋說迂甚以下俱就流彘以後言

詩義折中贅綴也春秋傳君若綴旒然是也旅與膺同言民叛王奔是天降喪亂既滅我立王矣今又降此蠱賊而病我稼穡是喪亂之後又有饑饉也哀痛中國其君俱危其野盡荒則雖欲憂恤而無從矣憂恤序爵兩

無所施則我之謀必亦窮靡有心力以憂天矣是不得不專望共和之二相也 謹按此下七章俱言流彘後八章此時忠順于君者如周召二公爲民人瞻仰其立心欲宣布其謀敵非有他也曲全其相君之功非自專也考成也欲成就之不敢推諉復慎重之不敢輕忽提出相字見共和于朝卽輔王子彘二公心事如揭乃有不順于君之人陰與二公爲難獨出已見使人皆謂其臧而謂二公之不臧是別有肺腸而非人類矣俾民卒狂言前則助王之虐而使民狂今復搖動人心而使民終于狂而不改也按舊以不順指厲王所貴乎刺者冀其悔悟王已流彘言之無益且于王而云自有肺腸非

人臣禮第十四章維彼不順亦就小人說與此一例九章此言自獨俾臧俾民卒狂之害中林之鹿羣聚並行與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也進退維谷指二公蓋進則謗于前退則議于後使之進退皆窮其何以宣猷也

十章二公忠順于君而秉心宣猷實聖人也不順于君之人實愚人也言語助詞聖人明見百里之外燭事幾于初動之時無限調劑若夫愚人反以民之狂爲喜則喪亡不盡不止其愚孰甚焉此其故予知之予能言之何所畏忌而不爲女告哉

十一章從聖人而忠順于君者皆良人也爾弗求而從

之彼叛王者乃忍心之人也爾顧而復之是民已好亂而爾又助之寧以身爲荼毒斯民之具所謂自有肺腸也

十二章大風喻小人之行隧道也式法也征行也中垢中心污穢也以大風從空谷而來興行事從中心而出維彼良人其作善可法由其心本善也維彼不順其名若爲君父其論若爲國家思與二公難其實不過干寵取利行其穢惡之心而已何堪以對君子

十三章十四章中垢者貪人也類善類也以大風之損物喻貪人之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箋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不能用人之良

言反欲使良者而從我之悖其中垢而敗類如此按此兩章俱承匪言不能胡斯畏忌來上言女不用吾之良言此言吾之告女是往陰覆于女女不特不用反加赫然之怒于予是教而不善而甘爲荼毒者也真愚人

也
十五章此總結前六章之意言民之叛王圍太子爲惡無已者職由爾涼薄之性工于背君子也凡不利于民之事君子至于諫止而爾勸王爲之如不克勝迫之使亂也則民之邪僻乃爾十分出力致之箋職主也兩章三職字應誰生厲階誰字

十六章此總結後七章意言貪人者卽盜臣也民情至

今未定皆由爾盜臣求利于已為害于人居心涼薄所致也二公子爾涼薄之人曰不可用而爾反背二公而工其說以詬詈之且肆然曰民之未定由二公宜敵之禾善而非予有所向背于其間也然予既為爾作此歌則爾之心跡著罪狀明能逃吾斧鉞哉

苑音鬱彼桑柔其下侯甸捋反力活采其劉瘼音莫此下民不殄
心憂倉初亮反兄音况釋文云本亦作况填音今讀如字兮倬彼昊天
寧不我矜 四牡騤騤求龜反旃音與旒音兆有音本亦作於
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才刃反釋文云本亦作盡於
乎有哀國步斯頻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魚乞反
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憂

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都回反怒自西徂東靡
所定處多我覲瘠武巾反孔棘我圉 為謀為毖亂况斯削
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執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晉
及溺 如彼遡風亦孔之僂音愛民有肅心 莽云不逮好呼報反
反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惟好 天降喪息浪反
亂滅我立王降此蝨賊稼穡卒痒哀恫音通中國具贅卒荒
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
慎其相息亮反維彼不順音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瞻彼中林甡甡所巾反其鹿朋友已譖子念反不晉以穀人亦
有言進退維谷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
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

是顧是復反房六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

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反古口 大

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

悖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

陰反于鳩女反予來赫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

云不克民之回遙職競用力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

不可覆背善反力智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左傳秦穆公云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按此可為芮伯作詩之證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

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

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箋云從此至常武為宣王之變大雅

詩人托為王自言寫出一段皇皇容身無地情狀而王

乙可美自見補正首章靡神不舉虛言之以發其端也

次章乃備舉所用祀六章則追思歷年承祀之恭而冀

神無怨恫也 始呼天而訴之繼疑上帝之不臨而后

稷之不克救繼求助于羣公先正繼望哀于父母先祖

終則歸命于昊天上帝而望其虞求其惠始言民之無

辜繼欲躬受其責繼痛民無子遺而先祀將摧繼懼大

命將傾靡瞻靡顧而無所逃遁終則言大僚庶正左右

親近莫不同心急民病以格天心人苟無棄其成天或終惠以寧言之序如此

一章詩義折中雲漢昨天晴不雨可知也雲漢回夜深望雨可知也何辜今之人非怨天也欲知其罪而修省之寧莫我聽言豈莫我聽乎而旱如故也則我必有以獲罪者矣以起下章寧丁我躬之意

二章寧丁我躬蘇傳云與其耗斲下土寧使我躬當之無使人人被患也

三章如霆雷之畏正自己寫出兢兢業業情狀蓋以周室中衰所餘已無幾人又繼以旱則無有孑然獨存者是天不以餘黎與我也胡不相畏乎併先祖之基業亦將摧

敗所以兢兢業業之至也說本補傳

四章云我無所言兢兢業業之至臣民皆云王置身無所矣我之所以如此者以大命近而隣于死亡無處可顧望也雩祀所及之羣公先正既不我助矣豈父母先祖忍予至此乎

五章蘇傳云宣王之所以祈旱者至矣而莫之答故曰苟吾之不當天心則寧使我遷去以避賢者無以我苦此庶民也

六章蘇傳始以旱故欲遷去繼又以棄位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以求濟斯難不敢去也但不知天何故寧病我以旱而不恤我也虞者度其平日祈年方社之誠意敬

恭明神宜無悔怒猶舜竭力耕田供為子職我罪伊何之意非漫為自信之辭也

七章首章云饑饉薦臻則知是年之前已為饑歲則此章所謂散者自指散粟賑濟言而靡人不周周調恤之義也

詩義折中友當作有紀數也周救能耐也止語辭印與仰同里與理同言散倉廩以賑濟其數亦無有紀極矣不止公帑凡有祿者皆勸施焉庶正冢宰以調恤之故而至于窮病趣馬師氏膳夫以及左右無人不周濟亦無不耐心為之不敢倦也君臣同心竭力賑恤瞻仰昊天不知更當如何辦理也

八章然大夫君子不可以自怠也當求所以格天之道果何所求而為我感格天心乎使百姓安而庶正以定也曰為我引為己責不敢以為其有之事也瞻仰昊天曷惠其寧箋渴雨之時也得雨則心安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息浪反

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旱既大甚音紆反釋文云本隆蟲蟲爾雅作蠹不殄

禮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於例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

不臨耗斃下土寧丁我躬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吐雷兢

競釋文云本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昊天

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在雷反鄭旱既大甚

則不可沮赫赫炎炎如連反釋文云本或作憐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
 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早既
 大甚滌滌徒歷反山川旱魃蒲末反為虐如惓音如焚釋文云
 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
 俾我遯早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瘖都田反韓詩作瘖我以旱
 慳七感反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慕昊天上帝則不
 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居六反
 哉庶正疚音救釋文云本或作疚又作究哉冢宰趣七口反馬師氏膳夫左
 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印音仰昊天云如何里釋文云本亦作厘爾
 瞻印昊天有嘒呼惠反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格無贏
 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于偽反我以戾庶正瞻印昊

天曷惠其寧

雲漢八章章十句

周禮舞師掌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稻人旱暵供
 其雩歛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巫旱暵則
 舞雩月令仲夏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
 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
 實按雩有正雩左氏傳所謂龍見而雩是也有因旱
 而雩如左氏傳魯旱欲暴巫尪是也穀梁曰雩者為
 旱求者也求者請也董子云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
 甚王憂之其詩曰云云今按詩中有王曰則非宣王
 自作矣竹書云厲王之末大旱卜于太陽兆曰汾王

詩序廣義 卷二十一
為崇周定公召穆公乃立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遂
大雨直以禱雨為二公事尤誕妄皇甫謐以不籍于
畝為致旱之由不知不籍于畝在末年而此正圖治
方新非末年也疏以宣王遭旱早晚及早年多少經
傳無文當闕之是也皇王大紀書二年至六年皆旱
不足據仍叔春秋魯桓公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
來聘何氏云以史記考之上距宣王之崩已七十六
年至其初則百餘年也未必是一人張氏云春秋時
仍叔或是世傳如晉智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也其
以此詩為禱雨樂章始於晉穆帝大雩歌雲漢之詩
梁武帝十五年祈雨舞僮為八列每列歌雲漢一章

後魏和平元年雩旱選伎工端潔善謳者歌雲漢皆
以雲漢為雩祭之樂章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 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
申伯焉

或謂周室衰微諸侯肆行賞罰不行於上則褒美申伯
為可嘉錫命不行于下則錫命韓侯為可嘉也然不足
以盡序美字之意按宣王時玁狁擾于北王命尹吉甫
伐之既平韓侯來朝錫之追貊使為之伯以控制北方
荆楚及淮南亂于南王命方叔伐荆蠻召穆公伐淮南
之夷俱平之以申甫二國逼近荆淮元舅出封所以威
南邦也東有徐夷之叛王自將伐之徐方既庭以齊為

東諸侯長密邇淮徐因命仲山甫宣布王命卽以備徐
方者委齊侯蓋數賢侯皆有用之才與之圖善後之計
終宣之世十餘年不聞再寇此以見付託得人而中興
之業於斯爲盛故六月采芑江漢常武所以美其始崧
高烝民韓奕所以美其終 詩雖送行而全神俱射著
南邦將宣王命申伯之意曲曲傳出於以見王謀爲甚
崧而王功爲甚赫

一章地里志申國在南陽宛縣呂氏春秋呂在宛縣西
今皆隸陝西疏孔安國云呂侯後爲甫侯國語云齊許
申呂皆由太姜然則甫卽呂也讀詩記謂甫或作呂刑
之子孫是也嚴氏以周道始衰之呂侯不足以匹申伯

必仲山甫足以當之竊謂不然此詩專重美申伯而推
其上世堯時姜氏世掌四嶽之祭至周則甫申姜許皆
爲太嶽之禴而申伯甫侯竝佐宣王中興之業蓋承維
嶽降神來以見世修明祀賢哲代生自作呂刑者以至
今日之甫侯與申伯皆其所鍾毓故云生甫及申以家
世言之也今美申伯故重在申伯云惟申及甫則專指
今日之甫侯也一倒順間其旨自明若仲山甫非姜後
安得云嶽降若以其功高則匹申伯者甚多何必樊侯
也東萊云甫功雖不見經以文意考之當如是也得之
矣 楚有圖北方之志其君多居于申子重請申呂爲
賞田巫臣曰申呂所以邑也以禦北方無申呂晉鄭必

至於漢然則申呂二國在中國之南楚之北乃淮楚要衝宣王封兩賢侯使之互爲輔車翰鳥翼也如翼在兩旁于四國則扞禦患害于四方則宣布德威語雖並寫而意重申伯

二章申本侯爵而言伯命爲方伯也疊疊言任事之勤承上于蕃于宣來南國是式使南國諸侯皆奉法承教不敢肆也登傳云成也補正云猶定也登其民物之數世執其功卽世守其政教徵令之常法也蓋定其成式然後其功可執守

三章宣王封申伯精神注在南邦故屢提出又恐其單弱也以謝益之地里志謝在南陽韓陽縣與申相接時

爲宣王所滅故以廣申伯之封于是表裏江淮扼荆楚淮南之吭天南鎖鑰屹然重鎮 張氏次仲云謝初定人心反側申伯往鎮恐其有所紛更以致多事告以因是謝人隨其風俗度其時勢以布其經綸庶幾上下相安可以長治

四章上二章言王命召伯此實寫召伯營建事

五章莫如南土謂地廣民衆而控扼江淮必以元舅鎮之圭大尺二寸謂之介圭何氏云介圭天子之鎮圭王使鎮撫南疆使執介圭以往如天子自行往近王舅補正謂告以之國之期旣近可以不必改字然于下句語氣不合不如傳作記語辭也猶云往矣王舅爲我南土

是保也不特自保并使南土諸侯保其土宇無相凌奪式之斯保之矣

六章信邁誠歸只作遞過之勢以見餞郟時糗有加無已使其可以速行非謂申伯猶戀闕遲留而有待于王速之也時糗必言徹土田者後世趨媚權貴一日供帳足以破民間數家之產此分什一之餘一準周禮無過制也命召伯者以召公築城定宅猶留謝也

七章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愧南土是保之命也文武是憲不愧式是南邦之命也

八章通篇未嘗言德而末章特指出柔惠且直剛柔適中也探此萬邦謂疆索在手控馭得宜也其詩孔頌詩

中皆國家治安之計天下重遠之任非徒頌美之詞也其風肆好言婉而多風當體會其言也

息中崧反高維嶽駿音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

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禮暨申伯王纘反祖管

詩作踐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

任也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

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和遷其私人申

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尺叔反釋文其城寢廟既成既成

藐藐亡角反王錫申伯四牡躑躑渠畧鉤膺濯濯王遣申

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

近如字鄭音記說文從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

近從斤誤

淺賤反于鄒芒悲反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直里反以時吐丹反其糗音張式遄市專反其行申伯番番音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吐丹反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採此萬邦聞音問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崧高八章章八句

列國史補曰以世考之召戎之申侯即為蕃翰者之子也申侯忘父之忠而召犬戎以禍王室平王忘父之仇而勤王師以戍母家皆非善繼志之孝子也王氏應麟云外戚秉政未或不亡漢亡于王莽何進晉亡于賈謐唐幾亡于楊國忠石晉亡于馮玉郝氏

敬云宗周之滅申侯實戎首焉然則宣王之褒賞元舅與後世之寵任外戚何以異聖人有微意焉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而淮徐之叛至勞天子自將其勢岌岌矣迨徐夷納欵非有賢侯為州牧坐鎮其間非善後之計也齊太公之後五侯九伯若實征之故命仲山甫賦命于東而以東諸侯受控馭于齊然則宣王招攜懷遠之略綢繆桑土之計其美不可勝言矣按通鑑前編宣王五年樊侯仲山甫城齊其時齊侯為厲公暴虐立十二年而被弑不足與中興之業文公即位乃能誅弑君之賊七十人雄才大略有足取者故宣王

以東事委之也據史記年表文公立于宣王十二年與前編五年城齊之說殊戾蓋城齊在徐淮既平之後前編五年城齊不足信

宣王承厲王之亂諸侯往往不知有天子江漢去鎬京絕遠徐方新服齊曹皆有弑君之禍故因城齊之役天子大臣奉使宣布王命巡歷東方侯國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此宣王命山甫之意也故城齊之命至後三章始點清知前屢言王命乃宣布政教之命屢言賦政乃陳布整肅諸侯之政也前編云命樊侯仲山甫宣命于四方城齊得是詩之旨矣

宣王于申伯則命之曰南土是保于韓侯則命之曰幹不庭方而于齊獨無所命者蓋三詩皆作于吉甫而此詩送仲山甫之行非送齊侯之行也故不及勉齊侯之事然曰明命使賦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則所以命齊侯者宣王早授意于山甫矣

一章天生天子以保烝民復生賢佐以保天子懿德性成物則天授保茲天子一語爲通篇主腦

董氏仲舒曰宣王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是詩上天祐之而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

二章天子是若若順也言訏謨碩畫經久善後之計克當王心故王心順之而使布明命于四方非以順爲正

也 張次仲云唐宣宗時李衛公措置藩鎮功名最盛
宣宗嘗言見李卿令我毛髮洒淅為臣者不可使君侮
亦不可使君畏則疑忌叢生禍端滋起如山甫之柔
嘉維則人臣之標準也

三章集說式是百辟當為冢宰王躬是保當為太保蓋
三公也出納王命以下又今日之新命周室中衰四方
騷動德意無以下布民情無由上達凡事頽惰須一番
整頓方是中興氣象出而布政于侯國入而奏事于朝
廷吐納賴之故以喉舌為喻發謂鼓舞振作而興起也
四章肅肅王命即賦政之命也邦國指諸侯之國明其
若否有平亂扶危崇善簡惡意哲正明之作用燭照于

機先善處于事後總無意外不測之變所謂保身也非
緘默避禍之謂以夜亦只就奉命時言

五章不侮矜寡民隱得以上聞也不畏疆禦亂賊不得
肆行也二者是賦政中之大綱領

六章愛莫助之黃氏樵曰助每生于不足衮職有關維
仲山甫補之不但指平日言如徐方之釋騷列國之僭

亂皆衮職闕處使之帖然安靖所謂補之也
七章方點出城齊之命

八章式遄其歸知其易于卒事而歸所難者宣布王命
于東諸侯使之畏威懷德以服其心也永懷即靡及之
懷重在宣布王命上以慰其心備陳山甫之才德足以

勝之無不及之虞所以慰之亦以勉之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呼報反是懿德天監有周

昭假格音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

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

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

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仲山

甫將之邦國若否音鄙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

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忍異反之剛則吐之

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古頑反寡不畏疆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

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仲山甫出祖四

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七羊反王

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求龜反八鸞喈喈音仲山

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

其心

烝民八章章八句

錄異傳周時尹氏貴盛五葉不別居會食數千後世

義門何以加諸春秋書尹氏譏世卿然能與周同盛

衰者亦有家法維持之也琴操言吉甫逐其子則又

如宣王不終其德矣民彝物則之言吉甫庶幾知道

者而不能察撥蜂之讒乎

困學紀聞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于周食采于樊

見唐權德輿集路史謂山甫泰伯虞仲後晉語云王賜文公陽樊之田陽人不服公圍之倉葛呼曰陽有夏商之嗣典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樊仲卽仲山甫也封于樊故傳云樊侯又國語云樊穆仲蓋山甫謚穆也按觀續戎祖考與韓奕同則山甫爲同姓諸侯可知漢書杜欽乃云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于宣就封于齊以媚王鳳謬也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 能錫命諸侯

北方之國追貊雜處獫狁之強至侵鎬及方深入內地宣王命尹吉甫六月興師可謂急矣獫狁旣去因爲善後之策韓武之穆也其先世封于韓爲并州牧而韓侯

新立來朝王知其賢仍命爲伯爲北國之長以幹不庭方者委之控馭追貊以爲北門鎖鑰崧高烝民二篇時時提出王命此篇亦曰王親命之則吉甫贈行卽所以美宣王也

一章寫韓地先從鎮山說起有倬其道見車書一統北國朝貢皆由此入蕩蕩平平倬然明顯 幹不庭方上二篇皆有此意而言頗隱躍此因獫狁諸夷最強故直指以詔之幹者正也無事則正其疆界以安之有事正其罪惡以討之必先正已而後正人故以夙夜匪懈其爾位立其本 李氏集解春秋時梁山崩此所謂韓非七國之韓乃武王之後左氏所謂邶晉應韓也其後

言序續義 卷二十一
為晉所滅今同州韓城縣梁山在其境梁山韓之鎮也
二章言錫予之典三章言祖餞之儀周自汾王失道諸
侯嗣立多不請命王朝宣王銳志中興韓侯初立士服
入見又以先世封圭合瑞于王可謂恪恭守典矣于是
侈陳錫予之隆見王朝之寵再言祖餞之盛皆天府之
珍厚往薄來燕饗以禮朝聘以時正赫然中興之治
顯父之餞奉王命也非朋友私餞

四章言韓侯取妻五章言蹶父擇壻于王朝無甚關係
不知侯國富盛禮儀豐備正中興之功遍滿宇宙處
介圭入覲君國之始親迎以娶人道之始皆禮之大者
也况以強藩連姻畿內之臣而親迎蹶里躬事御輪則

平日之恪恭秉禮守典承休可見寫得絢爛炫耀方于
中興氣象奕奕有光

孔樂韓土以下言韓國川原之美生物之繁因以見國
富政平民安俗美儼然諸侯之長

六章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則無須山甫之城齊穆公之
營謝自足為天子外蔽原解今王以韓先祖世為牧伯
因其國近百蠻命韓侯以追人貊人奄受北方之國而
為之伯教以脩其城深其池治其田畝清其稅籍各以
地所有以時入貢此皆牧伯之事也 此正榦不庭方
作用蓋北方甫靖綢繆未雨虔其爾位以佐戎辟不外
此也埔壑畝籍指北國之在服內者獻其貔皮赤豹黃

罷指追貳之在九服外者任之專而責之備宣王圖治之心急矣

奕奕音梁山維禹甸之有倬詩陟角反韓其道韓侯受命王

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懈音懈虔共音恭爾位朕

命不易音古旦榦音旦不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脩且張

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旗綏音雖且張

亦作章箎第錯衡玄衮赤舄鈎膺鏤音漏錫音郭郭弘音苦

反亦淺幟莫歷條音條革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音徒顯

父音甫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音白鮒音交鼈鮮魚其藪音速維

何維音甫筍音尹及蒲其贈維何音繩乘音證馬路車籩豆有且音餘

反侯氏燕胥韓侯取音七妻汾音符王之甥蹶音俱父

音甫之子韓侯迎音魚止于蹶之里百兩音亮又彭彭八鸞

鏘鏘不顯其光諸娣音大計從之祁祁音巨移如雲韓侯顧之

爛其盈門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音于偽韓姑音其一相音息

反攸莫如韓樂音洛孔樂韓土川澤音訐訐音况甫魚音房鱗音序甫

甫塵鹿嘯嘯音愚甫有熊有羆有貓音苗茅有虎慶既令居韓

姑燕譽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

錫韓侯其追音如字又其貊音毋伯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

實壑音火各實畝實籍獻其貍音毗皮赤豹黃羆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作詩者尹吉甫也魯詩說謂此詩係顯父所作固謬詩學謂顯父即蹶父之字尤臆說也蹶父至韓不知

在何年亦不知為何事古義據偽竹書謂宣王使蹇父如韓韓侯來朝則韓侯之朝天子使人喻意然後受命安見中興之烈哉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 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黃氏樵云江漢一詩乃召公還師奏凱之日論功行賞之時所作也按史記宣王紀但言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北伐南征事皆失載金氏前編紀年多不可據鄒氏遂引竹書宣王六年召穆公伐淮夷王伐徐戎以為一時並出此不然也用兵次第詩明言之第一次命尹吉甫征玁狁第二次命方叔征荆蠻故云征伐玁狁蠻荆來威第三次則命召穆公征淮南之夷江漢

楚界舟師自江漢入知已在平荆楚之後也第四次王親將以伐淮北陳氏埴云淮夷之地不一徐州有夷則在淮北揚州有夷則在淮南陳氏鵬飛云以地理考之江漢之許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按征淮南之夷不言淮浦征淮北不言江漢可知其地隔遠徐夷之聯結叛周在淮北而不在淮南故征淮南之夷江漢諸國可為王師之助而不憂淮北諸夷為淮南之援也常武自在江漢之後竹書以為一時並舉非也

詩義折中 章 江漢二水並舉者漢至夏口合于江也征



淮夷而言江漢者是時荆蠻已服故徵南國之師使之
順流而下繞出淮夷之後以絕其去路也求責也聲其
罪以責之也鋪陳也既至其地將鋪設以陳兵也

二章疏上言來至戰地此言經營四方是既戰而勝乃
經營四方之叛國也按戰功不詳敘微獨王師有征無
戰亦以文德爲重而武功從畧此吉甫通篇之微意四
方指淮夷四方之國從亂者箋伐之克勝使傳遽告功
于王何氏云經營兼伐叛招攜二意

三章何氏云召公伐淮夷之師從江漢來仍從江漢歸
故班師至江漢合流之澚而適承王之後命論以無歸
而經理淮事也按上章云告成于王則已傳遽告王王

已知其成功故有此命也式辟四句俱王命之辭叛亂
之國必至侵疆越界酷斂橫征故宣王以撤清命之匪
疚匪棘又言瘡痍甫定而卽正其侵地似乎病之諸務
未遑而先平賦斂似乎過棘而抑知非然也蓋分土而
治先王封建之制什一而稅先王井田之法所謂極也
極中也欲其來取中于王國而已于往也言躬承王命
往正其經界別其土宜至于南海而濱海之國無不闢
之土無不徹之田也二語是詩人記事故下章以王命
召虎另提

四章此旬宣之命與上章皆一時事言汝自南海來至
江漢之澚經歷之處人繁地廣須徧宣德意使人人感

詩序 卷二十一
孚而後教化行也蓋定疆界正賦稅大抵嚴肅之意居多必如康公之佐文武循行南國甘棠遺愛徧于江漢汝旁予非敢希文武爾則當似召公矣詞益謙而意益切恐一事未周小民受困諄諄勉以忠孝誠意溢于言表

五章承用錫爾祉來第二章告成于王則平淮之功既成而四方已定矣疆理旬宣不過善後事宜故卽及報功之命使之告于文王之廟故錫以秬鬯錫山土田加地也于周受命于岐周文王廟受加地之命也自爾召祖命言用武王封康公之禮也蓋其功卽康公佐文武之功而其賞卽武王命康公之賞以上皆策命之詞

六章作召公考朱子據邢敦銘文以立說歐公集古錄亦云邢周大夫有功錫命爲其考作祭器也補傳後世彝器之銘往往竊取是詩如敦銘云載拜稽首對揚王休用作朕文考寶敦蓋不知作召公考之說故用爲祖考之考又詩學據大戴禮路寢成則考之而不毀以作考爲作廟不知召公封于燕食采于周封國之始卽有寢廟豈至穆公時始立康公之廟乎諸說俱未安惟嚴緝云成者毀之對謂不毀墜康公之功其說甚是其曰考者猶後世上考下考之考蓋以功之成者爲考也作者振起也公言虎以孫繼祖敢不奮勉以振起召公之成功而不致傾頽因願天子萬壽令聞相繼以振興文

武之成業而不至倦勤也王之賞賞其武功也結出文德見武功非所尚召公之意周矣吉甫之慮遠矣後王果敗績于姜戎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吐刀反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

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書羊反武夫洸

洸音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

王心載寧江漢之滸音虎王命名虎式辟音闕四方徹我疆

土匪疾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名虎

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名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命名公是似肇

敏戎公用錫爾祉釐力之反爾圭瓚才旱反和音巨鬯初亮一反

卣音酉又音由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

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

壽明明天子令聞音問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名穆公美宣王也 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此天子自將以伐淮北之夷召穆公作詩以美之也

名篇之義未詳續序常武二字折開無此文義如云常

有此武功又失穆公因以為戒之意矣鄒氏云惟天子

建日月之大常十有二旂他則止建旗旌旒旒故云常

武說亦未安闕之可也

一章王命中軍大將皇父也赫赫威嚴也明明光顯也

萬氏時華謂夷厲以來威靈不振宣王奮然親總六師

如雷霆乍驚日月重明是也以下皆命皇父之辭 皇
父南仲之後以卿士而兼太師也出車篇傳以南仲爲
文王之屬說自不刊此傳又以爲宣王臣謬矣箋易傳
義南仲爲皇父之太祖是也或又以皇父爲幽王之亂
政者皇父以卿士爲大將冠羣賢之上自必老成持重
方能指麾六軍敬戒君事宣王四十六年而崩至幽王
之世未必尚在且何至作都于向自營多藏乎孔氏李
氏並謂皇氏父子傳世亂政之皇父卽此皇父之子亦
未可信蓋亂政之皇父恐別是一人而名偶同也 此
征淮北之夷與淮南無涉但自鑑京視之則淮南淮北
皆南國也故曰惠此南國

二章王使尹氏策命司馬也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言循
淮浦以至徐土皆省察之非謂徐土當省而淮浦不必
省也省有叛而伐之服而舍之二義不留者兵貴神速
使其彼此不相顧叛而伐之也不處者歸化卽止使其
民不知有兵而三農無所害服而舍之也四語乃王命
休父之辭爲王奮厥武三章伏脈
玉海徐嬴姓禹封伯益子若木於徐林氏云淮夷東夷
之種散處淮浦者按淮北之夷不一種而皆服屬於徐
徐之所以強者以其挾諸夷併力爲亂耳三監流言之
日伯禽受封之時俱約淮夷並起又漢書東夷傳載穆
王時徐夷僭號率九夷以伐宗周則此番之叛其連結

諸夷可知所謂徐方繹騷也宣王注意在征徐夷却從淮浦入手解散其與國則徐自畏讐非舍其重而治其輕也至平王東遷諸夷各主其國荆楚吳越相繼興而徐轉服于強國矣

三章此天子親臨淮北也黃屋左纛中見嚴威天子焉士卒孰不盡力諸侯孰不用命然王但舒徐安行不疾而糾緊不緩而遨遊其張皇六師者無非爲徐方諸國連結騷動欲以此震驚耳而徐方已如雷霆之在其上震驚不敢出矣統淮北之夷曰徐方專就徐言曰徐國四章此征淮北之夷也蓋王師至淮夷之屬于徐者望風歸附而有負固不服者于是奮武攻克之王王師也

將士一心一如天子之震怒進者休父進之也遣驍騎以進攻用奇兵以邀敵而如虢虎之不可當又恐淮夷之逸而徐夷之援也皇父統大兵厚集其陳于淮濱之上說文濱水厓也浦水濱也更番迭出執其奔軼之衆而囚繫之執者王師執之也蓋堵截于淮浦則淮夷不得遁徐夷不得援二句申明鋪敦之意則天子駐師之所孰不望而披靡哉

五章此天子親臨徐國也

詩義折中凡戰陣之法分合動靜縱橫奇正而已王師衆盛當其分也有如羽翰兩翼張也及其合也有如江漢二水會也時而靜也如山之苞不可搖也時而動也

如川之流不可禦也縱而計之綿綿相續不可絕也橫而觀之翼翼比附不可亂也當其用奇變化無端不可測也當其用正紀律嚴明不可克也以此衆戰誰能禦之用以洗徐方之污染而維新之所謂正其不正也謹按王師初至早已震驚克其與國更爲落膽于是大征徐國有征無戰傾心歸命而徐方無不來矣六章歸功于天子也連說王武王師王旅而歸本于土猷允塞推心置腹開誠布公而無詭秘之謀也著此一語以前寫兵威處纔是堂堂正正王者之師來來降也來同無不來也來庭來而稽顙于天子之庭帖然服罪也不回世世稱臣猶云南人不復反矣一步深一步以

明天子之功四方未平王奮厥武四方既平王曰還歸王師之出全爲四方起見武不可黷不留不處無害三農皆王猷中早定之矣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音泰祖大師皇父音甫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反戶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闔呼檻反如虢火交反虎鋪普吳反敦如字淮潰符云仍如字本或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暉暉吐丹反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緜緜

如字韓詩作民

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王猶允塞徐方

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

王曰還歸

常武六章章八句

大雅美宣王者蓋六篇吾于是而知宣王中興之功也雲漢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雖曰憂旱過甚之辭而兵火饑饉之餘戶口亦寥寥矣崧高曰徹申伯土田韓奕曰實畝實籍江漢曰徹我疆土知侵掠兼併橫征厚斂無國不然矣城申城齊韓奕曰實墉實壑則知名城之墮溝洫之壞不可勝言矣韓侯之朝而津津稱美則知朝覲之禮闕矣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則知方物之貢稀矣而况獫狁北侵荆蠻南擾淮南北又告警于東使非召虎吉甫諸大賢扞擻于下宣王勵精于上驪山之禍又何待幽王之世哉蓋厲王暴虐沈湎燕喪任用強禦培克衛巫監諂何異秦之偶語棄市乎川壅而潰流王于甦復欲得太子甘心焉噫甚矣哉周召二公口瘖手捥者十有四年不過安輯畿內措柱未亡而邊境之抄掠四方之不庭備規敗度皆未遑問亦勢有所未能也宣王中興南征北伐王靈復震諸侯守典奉法朝貢弗怠東都之會周道粲然復興然其力為已艱矣乃不終厥德黷武不已為姜戎所敗而料民于太原使能從常武詩人

所戒何至中興之業頓墮乎幽王繼之周室遂東嗟
乎以疴羸之疾用藥石而愈愈而復病病而酖毒繼
之有不殞其元氣而速之斃也哉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箋云從此至召旻爲幽王之變大雅

板之篇刺厲王曰老夫灌灌又曰匪我言耄則凡伯非
少壯矣今歷年既久又刺幽王大壞此非板之凡伯明
矣按春秋魯隱公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去幽王時又
六十餘年殆昔凡伯之後歟

一章孔填不寧補傳填塞也天何不惠養我乎使我甚
抑塞不皇寧處也何氏古義謂蝨害苗之蟲自外來曰

賊自內生日疾蝨賊外至比皇父號石父之類也蝨賊
內生比褒姒也

二章承上章蝨賊言之出入人罪正所以行其貪四女
字指蝨賊之人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鄭本綴于此末
呂成公改屬下章是也

三章此承上章蝨疾言既比爲蝨疾又云梟鳴以其爲
惡聲之鳥故爲長舌之喻丁奉臆言婦有長舌其自此
詩倡言乎然亦泰誓牝雞之遺音也夫謂維厲之階者
幽王之厲甚矣申后黜而太子廢家屬也小人盛而刑
獄繁國厲也諸侯叛而夷狄侵天下厲也三川竭而岐
山崩天地厲也凡此諸厲皆從婦人之舌以爲階小雅

詩月履章 卷二十一
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而不言其所以滅然則所以滅者此舌耶

詩義折中四章匪教匪誨是維婦寺言自古人君之側其相倚爲奸而不可教誨者惟婦人與宦官彼既不識禮義廉恥之防而又不可與興亡禍福之幾雖有善者末如之何是不可不痛懲而預防之也

四章婦寺之窮鞠君子也恃害變忒無所不至始則譖愬以離其交終則背義以斥之去豈不曰爲惡已甚哉而王反曰伊何能爲慝宜其無所忌憚也未四句正言其慝居位之君子不圖當務而但知罔利深宮之婦人不勤蠶織而干預公事反常極矣猶不以爲慝乎

五章天之刺王神之不福王者以不忌介狄而忌我正言也天責人怒便是不祥記云端冕則有敬色纓經則有哀色當此菑害並至宜其有憂懼之心慘戚之色方見威儀之類乃賢人正士以爲可弔者而安危利菑怡怡自得絕不見憂戚之容故視正人惟恐不遠人亡而國殄矣 時尚未有戎禍詩人何以云舍爾介狄介大也蓋戎之強宣王之世已然北伐南征東討獨于西戎則委之秦仲孤軍深入最失策也卒爲戎殲又以兵七千人與其子莊公勝之然未聞西戎之敘未幾王師敗績于姜戎戎之輕朝廷久矣幽王繼衰其有不駸駸乎窺中國哉凡伯云然驪山之變其殆有以灼見也夫

六章卽承上文天人並提覆說一過令王惕然自省
七章我爲王我之也言不先不後自我致之也然自我
致之亦自我挽回之法所以回天也我皇祖以關雎
之淑女興周我以梟鳴之哲婦亡國法皇祖而無忝則
去讒遠色而賢者用矣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古塵字今讀如字不寧降此大厲邦靡

有定士民其瘵側界反蠢賊蠢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

夷瘳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

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音脫之哲夫成城哲婦傾

城懿於其反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

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鞠居六反人伎之鼓反

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音古三倍君子是識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

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

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

人之云亡心之悲矣音必音沸音檻音泉維其深矣心之憂

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七角反昊天無不克

鞏九勇反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鄒氏曰歷弧箕服亡國之禍已見亦俟淫德而後加
之幽王唯長舌是嬖欲代后則代后欲奪宗則奪宗
方且裂繒爲歡舉烽博粲幾如是而不亡者而詩人

尚欲回國脈于一線不欲坐視其殄滅也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大壞見天下事不復可爲而宗周遂滅也然忠義不死之心未嘗絕望於其主故上篇欲其無忝皇祖此篇欲其用召公之臣孝子之于親也不以疾不可救而不藥忠臣之于君也不以國將亡而不言其心一也篇名召旻旻閔也哀也哀天下未嘗無召公之臣而王不能用此凡伯作詩之意也

一章我居圉卒荒箋卒盡也荒虛也國中以及邊陲民皆流散則空虛矣諸侯安得不叛四夷安得不起末章

所謂日蹙國百里也

二章以其害正人故謂之蝨賊訃潰也蝨食禾于內則禾潰小人構陷于內則君子亦潰以其吮亂國政剝喪元氣故謂之昏椽共恭同靡恭肆行無忌也以其心術邪僻故謂之回遹潰潰氓亂也皆天降之罪罟羅織以害天下之善類也王不去之而反用之以安定我邦降喪之所以日篤也

三章實靖夷我邦由于不知其玷耳以佞爲忠必以忠爲佞而賢人貶斥何氏楷曰兢兢業業者卽末章召公之流所謂不尚有舊者也

四章舉錯失宜民受其害居圉所以卒荒也如歲旱之

時草不敗其茂乎又民逃其上曰潰止語辭民敗而不聚猶草敗而不莪兩潰字無異義

五章承上潰止來惟昔之富不如時傳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惟今之疚不如茲前之痛心緩此日痛心極以小人肆而民潰止也然君子小人如精粗之易辨也譬廢也王立辨之則小人斥去彼將自廢矣職主况同貺賜也王何以專主之寵賜之使禍之引而日長乎替舊解作避小人豈肯自引退避之理蓋謂王如辨之則疏稗立見小人自然斥去不能一日容也

六章承上職况斯引來

詩義折中頻涯也池自外灌故竭必自頻以比王澤之竭出外有小人也泉自內出故竭必自中以比王澤之竭由內有褒姒也羣小艷妻內外為奸其為害也溥矣而王猶不悟專嘉予之使其害益大則危亡將至豈不災及我躬乎謹按我代王我之也所謂癰疽潰而大命隨之也此正詩人疾病之故

七章詩學云或以先王為文王召公為公奭但日辟國百里大非服事之心今指召穆公江漢云王命名虎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斯確鑿可徵則先王宣王也受命中興也其說良是日蹙國百里幽王之世四夷交侵諸侯內叛也時召虎已卒所謂舊者不指召公謂與召公共事者如吉甫山甫方叔之類欲王即推心任

之則艷妻羣小內外為奸者將自廢沮無不可立去也
人心悅而天怒回矣此通章之結穴也

旻反天疾威天篤降喪息浪瘖都田我饑饉民卒流亡

我居圉反卒荒天降罪罟反蝨賊內訌反昏椽反

靡供恭音潰潰回適實靖夷我邦反臯臯音訛訛音曾不知

其玷反兢兢業業孔填如字古不寧我位孔貶反如彼

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西音直七反如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稗薄音胡不

自替職况音兄斯引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

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昔先王受命有如

召公曰辟音國百里今也日蹙反國百里於乎哀哉維

今之人不尚有舊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潘筮江云瞻印言內惑于寵妾召旻言外嬖于小人

蓋內有褒氏之寵則外無召公之臣矣低昂輕重之

勢如持衡然故曰後宮色盛則賢者隱微羣婢倡言

則善類喑啞邦國殄瘁恆必由之若二詩非萬古永

鑑哉

詩序廣義卷二十二終

詩序廣義

卷二十二

皇

日本書紀
卷之三十一

言月履書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日本書紀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日本書紀



